

追忆

从未忘记那些逝去的日子

淞沪会战是1937年8月13日—11月26日期间中国军队抗击侵华日军进攻上海的战役，又称作“八·一三淞沪战役”，这场战役是中国抗日战争中第一场重要战役，也是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、战斗最惨烈的战役。

■ 王霞

静夜无寐。后天，是抗战胜利纪念日。这一天，终结了中华民族八年的苦难。

我想起我生活的这个城市，曾经历的那段血腥的日子——南京大屠杀。

1995年，威尔逊的“屠城日记”公诸于世，让人们再一次明了了日军的暴行，和那血腥中绽放的人性之花。记得那个夜晚，放下手中的杂志，日记中的文字幻化为一帧帧无声的图像，在我的脑海中放映，良久，良久……

那一夜，有多深？我不知道，也懒得抬一下手腕。儿子的头在上面枕着他幸福的三岁。他的梦，恬静、安谧，像白云轻飘在山岫。而我的心很不平静。

我无法把沉重从心头挪开。“屠城日记”，那一颗颗铅字化成耳畔一声声震动，随着我的思绪游走，渐渐地，与我心脏的搏动、我的悲愤共振起来。

一群披着人皮的豺狼闯进了六朝金粉的石城，侵略者的马蹄和皮靴无耻地地踏着1937年的那个冬夜，把所有人的梦踩成碎片。

屠杀在疯狂地进行着，人类和文明在火焰、血泊中呻吟，一滴滴血泪溅落在大地母亲裸露的胸膛上。

历史，不能忘记

和平跌倒在地平线上。

这个冷冷的，静得可怕的夜里，又传出了另一种有节奏的声音。虽然轻微，但它正义的喉管没有被扼住！喉管下面是烈火，它有节奏地响着不屈、响着愤怒。它的钢键下书写的文字沉重如磐；它揭露着、鞭挞着……这是一台载着历史功勋的打字机，它上面坚强的手指正捍卫着乾坤不被扭转，捍卫着尊严不容侵犯。

我，无法睡了，索性披衣坐起。窗外，明月如盘，那是威尔逊医生的面容吧？作为医生，他用手术刀剔除着病员身上的苦难，他手中的注射器输向人间的是真挚的情谊和关怀。然而，此刻的他，也绝不会明白：为什么，刹那间，征战的旌旗裹住了一切，吞没生灵的火舌之下，不再有丝毫生机。

一座城市，俯伏在暗夜的肩膀上哭泣了。三十万双臂伸向天穹，撑起一个千古的愤怒。金发碧眼的异邦人啊，你无法用叹息声来保全自己了。

你向苦难敞开了胸怀，一个个苍老的、幼小的生命被你救治、掩护。而在你的面前：刺刀闪亮着，鲜血淋漓着，染红了你的白衣……在同样静静的冬夜，你的身边，不是我身下舒适的睡

床，也没有我孩儿相伴的甜蜜。你随时都要参加拯救生命的战斗，然后，你躲在邪恶看不见的角落，取出这台秘藏的打字机——作为你的枪炮，用文字的子弹向着野兽发射！直到今天，出具审判灵魂的铁证。

苦难的记忆让人清醒。尽管时日已无可挽回地消失了。然而，那一夜，那一台打字机，一直敲击到现在。穿过时空，将无法更改的事实，传递到所有人心

在这样的夜晚，夜空布满了沉思的眼睛。我和所有人一道，凝视你伟岸的身影，在苍茫的天地间，走过岁月……

时光流转，多年以后的每个有关抗日的纪念日，我都会在我执教的班上，给学生们上一堂特殊的历史课，让他们了解这一段发生在他们脚下这片美丽的土地上、发生在他们慈爱的祖辈身上，那一段不堪回首的惨痛记忆。

忘记了过去，不仅意味着背叛，也找不到未来的方向。又何况，还有一些贪婪者，在觊觎我们的美丽。

明天，依旧。欢庆的锣鼓决不能掩盖纪念的警笛。我要带着我的学生们，一起，向在那些血腥中失去尊严、生命的同胞们，默哀……

古城英雄

■ 朱瑾洁

台儿庄大捷后，1938年4月中旬，日军以主力板垣、矶谷两个师团及伪军刘桂堂部3万余人卷土重来，企图攻下台儿庄，进而攻占徐州。守军于学忠、汤恩伯部节节败退，台儿庄危在旦夕。是夜，蒋介石急调正在武汉整训的六十军4万人马昼夜兼程，奔赴徐州。4月21日下午3时开始，六十军各师陆续抵达徐州。

22日8时许，作为183军先头部队的1081团2营，在营长尹国华的带领下，沿着乡间小路搜索前进，刚到陈瓦房村口，即遭遇日军，尹国华迅速将队伍就地展开，凭借稍有利的地势，与日军展开激战，骤然间枪声大作，连成一片。日军人少，加之伤亡过大，渐感不支，遂调来五辆坦克前来增援。这时敌我正在赤臂血战，扭成一团，日军坦克赶来，枪炮发挥不了威力，他们就用坦克冲撞、碾轧。而2营士兵，更像猴子般的机灵，一个纵身就爬了上去，将手榴弹塞进坦克展望孔里，塞不进去的，就拿集束手榴弹滚爬到坦克面前，与坦克同归于尽。随后，日军增援部队蜂拥而至，2营寡不敌众，年仅30岁的尹国华与该营五百余人壮烈殉国。最后，全营仅陈明亮一人冲出枪林弹雨。当卢汉军长见到浑身是血的陈明亮时，“从不流泪的”彝家汉子，泣不成声。

陈瓦房战斗打响，邢家楼、五圣堂等各地战火也开始熊熊燃烧，战斗开始白炽化，这时情报

犹显珍贵，谁提前哪怕1秒钟掌握情报，谁就有可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。当时六十军军部的军用电话常被日军军犬咬断。最要命的是日军每天都派特务窃听。24日，军部下令，把通讯营、连、排的电话员，全部换成白族士兵，让他们当“风语者”，以复杂难解的白族语言作为密码传递信息。日军派出的窃听人员，明明听到声音，却不知是哪国语言，更别说弄懂翻译了，六十军在情报战中占得先机。

22日下午3时，杨德林所在184师抵达禹王山下。傍晚7时，师长张冲命令各部，组织小部队夜间出击，骚扰日军。接到这个命令，正中杨德林下怀。杨入伍前是一名素有“神弩”之称的红河哈尼族汉子。

夜10时许，杨德林带领全班悄然向日军后方潜入，在一弹药库处停下，仔细观察一阵对方布防，敌强我弱，强攻万万不可，只能巧取。想到这，只见杨从后背取下弩弓，随即将弩箭插入事先准备好的煤油瓶浸泡，约半分钟，他便将浸透的弩箭拔出。点燃后，拉弓搭弩，只听“嗖”的一声，燃烧的箭头直奔日军弹药库而去，瞬间，一连串剧烈爆炸声轰然响起，震得群山回荡，火焰托着日兵尸体冲天而起。吓得日军魂飞魄散，鬼哭狼嚎，乱作一团，溃不成军。

5月19日，六十军奉命撤出战场，仍以184师余部断后，当

天，倾盆大雨从天而降，可后有气势汹汹的日军追兵，队伍不停，张冲和士兵们冒着大雨在泥泞的小路上艰难跋涉，正在这时，突然一架日军冒雨飞来，在头顶上空盘旋几圈后又飞走了，张冲立马意识到，过不了多久，日军的轰炸机就会飞来，于是下令：全速前进。估计已超追兵两千米时，又再次急令：扔掉桐油斗笠和大锅，轻装速进。

不久，以日军步、骑兵组成的先头部队追来了。受不了大雨浇灌的日军，以为斗笠是六十军仓惶逃窜时丢下的，便沿路拾起戴到头上。过了一会，10余架日军轰炸机轰轰赶来，不问青红皂白，十几分钟的狂轰滥炸，几千人的追兵片甲没留。而在近三千米开外的地方，张冲的队伍正在急速前进，此时雨住了。

据《第六十军徐州战役战斗详报》记载，为确保台儿庄战略要地，六十军在禹王山一带浴血奋战近一个月，歼灭日军12000余人，滇军投入兵力35123人，伤亡达18844人，营连排长亦伤亡过半。



血战四行仓库

■ 周国仁

淞沪抗战亦称八一三事变，是七十七年前——1937年日寇在八月十三日大举进攻上海的战斗。

战场最激烈的地方，要数最具影响的“四行仓库”。其位置在上海市区中心的苏州河畔。始建于1931年，钢骨混凝土结构，六层大厦。

在团副谢晋元中校率领号称

八百壮士在此血战四昼夜，敌伤亡200余人。

当年整个华界唯一一处高高飘荡着青天白日旗的地方，就是女童子军杨慧敏

冒着生命危险，冲进火线带人四行仓库的。

回想当年血战不胜感慨……今赋诗一首，以作结尾。

淞沪击倭忆烈雄，苏州河畔

念杰英。四行仓库军魂壮，八百国殇浩气冲。浴血晋元拼肉体，擎旗慧敏向阳红。肉搏白刃不畏死，巷战短兵不欲生。吴越同舟济苦难，王尊叱取洗血腥。遗芳绍士千年业，共轨箕裘万里崇。暴日难逃华夏灭，强秦终被汉王崩。举觞俎豆仰山岳，悲酒炎黄颂干城。

